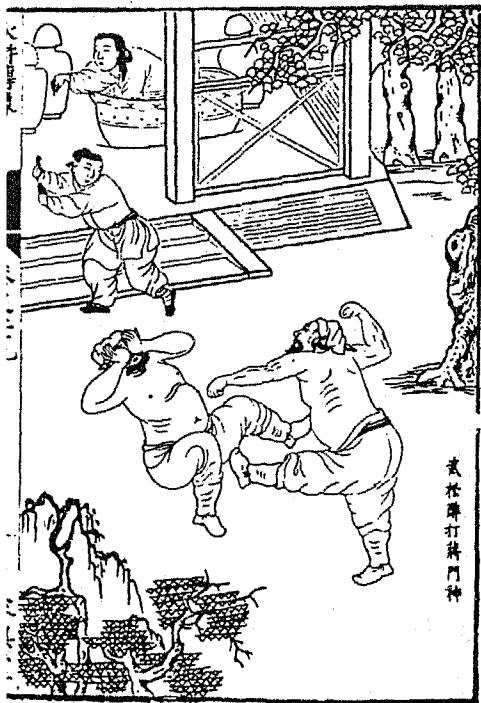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武松打蔣門神



施恩重前三州道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九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詩曰

堪嘆英雄大丈夫 飄蓬四海謾嗟吁 武松不轉魁

梧畧 施子難爲遠大圖 頃刻趙城應返壁 逡巡

合浦便還珠 他時水滸馳芳譽 方識男兒蓋世無

說話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裏
曲之事。武松道。小官營不要文文。謝人謝人。揀緊要的話。直說
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
孟州一境起小弟一箇諱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

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管裡有八九十箇棄命囚徒去那里開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眾店家和賭錢兌坊裡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叅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趨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撰錢近來被這本管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譚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說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太嶽爭交不得

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乞那厮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牀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傷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拆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不在蔣門神之下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

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裡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吃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卽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乞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燥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

有。是。子。
可。供。一。
笑。

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
準備正在那里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
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
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
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
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
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那
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
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
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里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僕
從搬出酒肴菜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

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傑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年幼無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往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教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

遠戍牢城作配軍 偶從公廨遇知音 施恩先有知
人鑒 雙手擎還快活林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武松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

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裡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裡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吃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鬧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裡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裡只具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吃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快意吃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裡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吃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

妙。妙。妙。
三。三。三。
不。不。不。

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悞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悞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僕人少間也自去了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裡繫條紅絹膝膊下面腿絆護膝八荅麻鞋討了一筒小膏藥貼了臉上金甲施恩早來請去家裡吃早飯武松吃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不^小小^騎騎那馬恁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

如何是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
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請我吃
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箇喚做無三不過
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
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時恰
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也如何使得
武松大笑道我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
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
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
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湏爛醉了好下手又有
力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

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
飲待事畢時盡醉方休既然哥哥原來酒後越有本事時
恁地先教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裡的好酒菜品饋僕去前
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卻纔中我
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
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
點了叫兩箇僕人先挑食蘿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施老
管管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大漢壯健的人慢慢的
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
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旁
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看那箇酒店時但

見

門迎驛路戶接鄉村芙蓉金菊傍池塘翠柳黃槐遮酒肆壁上描劉伶貪飲窓前畫李白傳杯淵明歸去王弘送酒到東籬佛印山居蘇軾逃禪來北閣聞香駐馬三家醉知味停舟十里香不惜抱琴沽一醉信知終日卧斜陽可剛

那兩箇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里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自安下肴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見吃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吃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遊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箇

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日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林樹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但見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楊柳陰森門外荷花旖旎池中飄飄酒旆舞金風短短蘆簾遮酷日磁盆架上白泠泠滿貯村醪瓦瓮竈前香噴噴初蒸社醞村童量酒想非昔日相如少婦當爐不是他年卓氏休言三斗宿醒便是二升也醉

却可剛

當時施恩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施恩立住了脚問道北人可兄長此間是箇村醪酒店哥哥飲麼武松道遮莫酸醜苦

溜問甚滑辣清香。是酒還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遺餘。便
了。兩箇入來坐下。僕人排了菓品。按酒武松連吃了三碗。
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箇出得
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
吃了三碗。便走。話休絮絮。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
酒店便入去。吃三碗。約莫也吃過十來處。好酒肆。施恩看
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
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
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
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
武松道。這箇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

時我還要吃施恩叫侍人仍舊送與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按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那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撇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看那人時生得如何但見

形容醜惡相貌麤疎一身紫肉橫生幾道青筋暴起黃髯斜起唇邊撲地蟬蛾恠眼圓睜眉目對懸星像坐下

倥傯如猛虎行時彷彿似門神

道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以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代綠油關干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裡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橫身子裡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毛子裡唱說諸般官調的頂老那

婦人生得如何

眉橫翠岫眼露秋波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筍手輕舒嫩
玉冠兒小明鋪魚鮓掩映烏雲衫袖窄巧染榴花薄籠
瑞雪金釵挿鳳寶釧圍龍璽教崔護去尋漿疑是文君
重賣酒

武松看了睜着醉眼逕逶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
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卓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在
櫃身裏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裡時
也有五七箇當揸的酒保武松却敲着卓子叫道賣酒的
主人家在那里一箇當頭的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
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

櫃上叫那婦人昏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裡盪一碗過來道
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著頭道好不好換將
來酒你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
人接來傾了那酒又昏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盪一
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
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拏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
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待要尋鬧
相似胡亂換些好的與他噯那婦人又昏了一等上色好
的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盪一碗過來武
松吃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賣你那主人家姓甚
麼酒保答道姓李武松道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

這廝那上

不計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箇

外鄉蠻子不省得了休聽他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吃酒武松道過賣你叫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吃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逃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腰裏便把小桶酒只一潑在地上捨入櫃身子裡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里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跨一隻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裡只一丟聽得撲同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

直丟在大酒缸裡。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值的酒保手脚活些箇的都搶來，迳武松。武松手到輕。只一提，頓入懷裡來，兩手牽住也。望大酒缸裡，只一

手

裡面又一箇酒保迳來提著頭，只一掠也丟在酒

缸裡。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可三箇人在三隻酒缸裡，那里掙扎得起。後面兩箇人在地，下扒不動。這幾箇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再的走了。

武松道：那厮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搗子逕迳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吃了一驚，踢翻了交椅。六 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

路上

六近因酒色所迷，竟虛了身子。

先自吃了那驚，將來那步不曾停住，怎地及得武松

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

心裏，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

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

拳，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

抄了，便蹲下去。武松一楚楚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

飛。蔣門神額角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人一步

，兩脯提起，這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以上便打

房裏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

，那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

環步篤

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

可打的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說道若要我饒你

要依我

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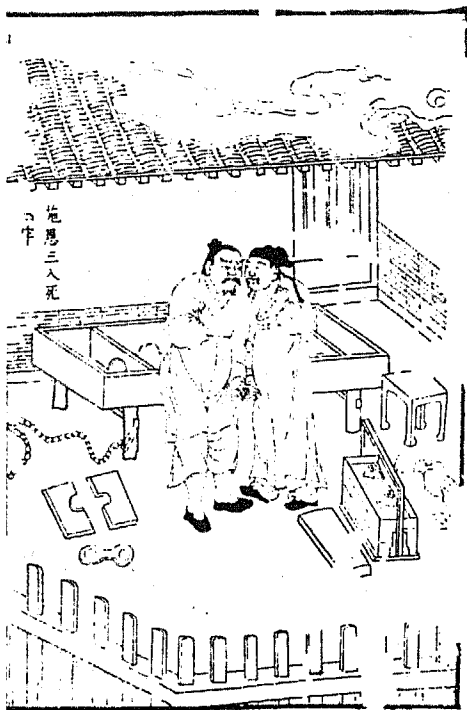
說

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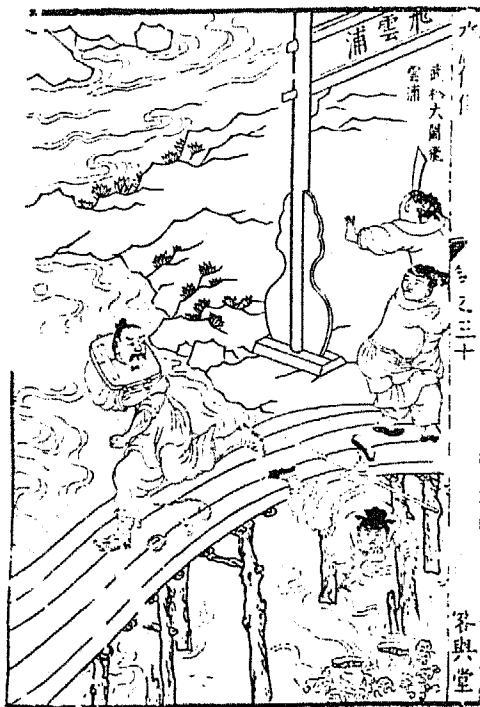
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

一件事來有分教大鬧孟州城來上梁山泊且教改頭換
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對蔣門神說出那
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翁曰武松固難得而施恩尤不易得蓋有伯樂自
故曰賞鑑有時有英雄無口無



施恩三人死



飛雲浦

武松大鬧飛雲浦

六十一

三十三

景與堂

字卓吾是也批評忠義才流傳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詩曰

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

光明 佛語戒無論 儒書貴莫爭 好條快活路

只是少人行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指定面門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四鄉去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卽交還原土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

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
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都
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
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
許你在孟州住在這里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
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
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
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嘴腫額子
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
言你這廝烏漆漢景陽剛上那隻大蟲也只打三拳兩脚我
兀自打死了量你這箇值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

箇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背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里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裡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裡看時滿地盡是酒漿這兩箇為男女正在缸裡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方纔從缸裡扒得出來頭臉都吃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滴滴都拖着酒漿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叫不着傷

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爲頭的豪傑之士都來店裡替
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
了卓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
人面前放隻大碗叫酒保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
道衆位高鄰都在這里小人武松自從陽谷縣殺了人配
在這里聞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
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
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
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
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今日我本待把
蔣家這厮一頓拳腳就打死除了一害且看你衆高鄰面

上權寄下這驕一條性命則今晚便教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見我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吃他一嚇那里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去了就裝了行李起身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吃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裡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皆知武松了得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

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管自圓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
蔣門神帶了家小不知去向這里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
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裡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
增三五分利息各店家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閑錢來
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
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正是

惡人自有惡人魔 報了冤讎是若何 從此施恩心
下喜 武松終日醉顏醜

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
暑以及深秋有話卽長無話卽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
店裏閑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

牽着一疋馬來店裡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
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
施恩便向前問道你等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
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
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
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
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
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捧馬來哥哥
心下如何武松是箇一勇之夫終無計較便道他既是取
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
箇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裡來到得張都監

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
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
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
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
帳前見缺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已人麼
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
舉小人當以執鞭墜鐙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菓
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吃的大醉就前廳
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
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
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

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
歡喜心內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
從到這里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
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裡來
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裡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
央免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都送些
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
鎖在裡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見
得中秋好景但見

玉露泠泠金風浙浙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
鴈初鳴南樓上動人愁慘寒蛩韻急旅館中孤客憂懷

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妖艷秋色平分催節序
月輪端正照山河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
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
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里去武
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
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箇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
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你是我心腹人何碍便
一處飲酒不妨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
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
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

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了張都
監着了鬚養娘斟酒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
張都監叫擡上菓卓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
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
賞鍾斟酒與義士吃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
彩照入東窻武松吃的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
都監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
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蓮萼唇似櫻桃兩彎眉画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
潤纖腰嫩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絳紗袖輕籠
玉笋鳳釵斜插籠雲髻象板高擎立玳筵

人可憐
只因
要將
人便將

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里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福頰開喉嚨唱」。

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付

笑也
于亦可
未做引
笑也

勸杯丫嬛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
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里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
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
遞了盞子張都監拈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
伶俐善知音律極能針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
良辰將來與你做箇妻室時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
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
監笑道我旣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
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
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廳前廊下房門前開
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下巾

續拿條稍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
仰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裡却待脫衣去
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
相公如此愛我又把花枝也似箇女兒許我他後堂內裏
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稍棒逕搶入
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
箇賊逃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稍棒大踏
步直趕入花園裡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逃出來
不提防黑影裡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
八箇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
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里容他分說只見堂裡燈燭

榮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強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吃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裡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裡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

目睜口呆只得叫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裡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相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贓証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裡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裡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賁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

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厮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正明白休聽這厮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這厮那牢子獄卒拏起批頭竹片雨點地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已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厮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裡監禁了正是

都監貪污重可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假將歌女爲
婚配 却把忠良做賊拏

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耐張都監那厮安排這

得如
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半
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裡將他一雙腳晝夜匣着又用
木杻釘住雙手那里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
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管道眼見得是
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
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
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
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
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
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管道他是
爲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

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出施恩叫他家着人去牢裡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弟兄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裡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願上知府一力與他做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貪愛金寶只有他不肯要錢以此武松還不吃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吃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

買藥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使可救得他性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里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裡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裡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爲証

駐吏紛紛據要津 公然白日受黃金 西廳孔目心

如水

海內清蕪播德音

此是也。受施恩
銀一。百兩。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裡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吃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是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裡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裡與武松說話相見了

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因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趨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裡請衆人吃酒，買來看靚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吃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不提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箇奸賄官，接受了大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關看，但見閑人便要拿回。施恩得知了那里，敢再去看靚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裡討得信，知長短都不在。

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
府處早晚說開就理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
門神若干銀子也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
你倒撰了銀兩要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
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
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
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
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
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
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
衙門便行有詩爲證

孔目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遠戍

州去 病草淒淒遇煖風

且說葉孔目從公擬斷決配了武松原來武松吃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管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個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裡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鬧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

兩邊尋看着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大牢裡來看望兄長
只在得康節級家裡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
店裡只見蔣門神那厮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厮打小弟
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
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
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
穿着煮得兩隻熟鷺在此請哥哥吃兩塊了去施恩便邀
兩箇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箇公人那里肯進酒店裏去
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他是箇賊漢不爭我們吃你的
酒食明日官府上湏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
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箇公人那厮兩箇

那里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
叫武松吃了把一箇包裹拴在武松腰裡把這兩隻熟鷄
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裡有兩件綿衣
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
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隄防這兩箇賊男女不懷好意武
松點頭道不湏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
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
哭着去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朝磨暮折走天涯 坐遶行催重可嗟 多謝施恩深

餽送 稜稜義氣實堪誇

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數十里之上兩箇公人悄悄

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與那厮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吃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鷲來只顧自吃也不采那兩箇公人又行了一二里路再把這隻熟鷲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揉來只顧自吃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鷲都吃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里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睨見自瞧了八分魍魎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又走不過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

魚浦四面都是野港濶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濶板橋
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
問道這里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眼
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楚住道我要淨手
則箇那一箇公人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
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裡去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脚
早起撲咚地也踢下水裡去那兩箇提朴刀的漢子望橋
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箇扯
開封皮將來撇在水裡趕將下橋來那兩箇先自驚倒了
一箇武松遶上前去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
便奪過朴刀來擱上幾朴刀死在地上却轉身回來這箇

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劈頭揪住。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蔣門神徒弟。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幸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裡。後堂鴛鴦樓上吃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箇屍首都攬在浦裡。又怕那兩箇公人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擗了幾朴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箇念頭竟透回孟州。

城裏來不是這箇武松投孟州城裏來要殺張都監有分
教。國。堂。深。處。屍。橫。廳。事。堦。前。紅。燭。光。中。血。滿。彩。樓。閣。內。開。
動。乾。坤。大。闢。寰。宇。正。是。兩。隻。大。蟲。分。勝。敗。一。隻。惡。獸。併。輸。
贏。畢。竟。武。松。再。逢。回。孟。州。城。裏。來。怎。地。結。未。且。聽。下。回。分。
解。

李。生。曰。看。此。回。文。字。乃。知。腹。中。劍。笑。裡。刀。世。上。無。所。不。
有。雖。然。畢。竟。張。都。監。作。何。結。果。害。人。者。人。先。害。之。矣。又。
何。益。哉。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詞曰

神明照察難除奸狡之心國法昭彰莫絕兇頑之輩損
人益己終非悠遠之圖害衆成家豈是久長之計福緣
善慶皆因德行而生禍起傷財蓋爲不仁而至知庶識
耻不遭羅網之災舉善薦賢必有榮華之地行慈行孝
乃後代之昌榮懷妬懷奸是終身之禍患廣施恩惠人
生何處不相逢多結冤讐路逢狹處難迴避

話說這篇言詞勸人行善逢善行惡逢惡話裏所說張都

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仇貪圖賄賂設
出這條奇計陷害武松性命臨斷出來又使人買囑兩箇
防送公人却教蔣門神兩箇徒弟相幫公人同去路上結
果他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搨死在飛雲浦了當
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
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
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城
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關門
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寺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
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

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寒煙
隱隱蔽綠窓朱戶西門佳人歸繡幙雙雙士子掩書幃
當下武松入得城來逕楚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
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
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箇燈籠出
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
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卧脫了
衣裳上床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
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里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
却掣出腰刀在手裡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里忍得住
便從床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拏了攪草棍拔了栓却待

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匹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裡。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裡。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里。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吃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吃。里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慌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砍下頭來一脚踢過屍首。武松把刀插入鞘裡。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繫繫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裡。却

把後槽一床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裡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扒上牆來月却明亮照耀如同白日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拴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裡只見兩箇丫嬛正在那湯罐邊埋怨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吃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耻噎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恁悵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裡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女使鬢角兒揪

住一刀殺了那一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裡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箇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箇屍首拖放竈前去了。厨下燈火。趁着那窗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裡來。武松原在衙裡出入的人。已自都認得路數。逕走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模上樓時。早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仇。再當重重地答報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

里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
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一夜四箇對付他一箇
有甚麼不了再有幾箇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
付徒弟來只教就那里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 古今奸惡盡誅夷 金風未動蟬
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
手持刀左手（口）開五指捨入樓中只見三五枝蠟燭高明
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
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吃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
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待掙扎時武松

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只接過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剝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下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卓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鐘子一飲而盡連吃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

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卓子上銀酒器皿踏匾了
端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
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箇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
箇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
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 he 過去却攔
住去路兩箇入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
面廝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
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箇那
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砍了頭殺
得血濺盡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
箇也只是這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

只合錢
三箇正
身其
都是
多的

驚小恠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剝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時刀切頭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拿取朴刀丟了缺刀復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裡搠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箇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拴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箇婦女也都搠死了在房裡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有詩爲証

都監貪婪甚可羞 謾施奸計結深讐 豈知天道能

昭鑒 潰血橫屍滿畫樓

武松道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把懷裡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吃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那上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稍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柱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絛護膝扒扎起衣服從道城濠裡走過對岸却想

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里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剥了衣裳擲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人手裡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裡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箇清名於世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裡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箇好行貨在這里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

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
都頭那大漢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
人却正是菜园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
箇男女吃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
巾已自扯碎且拿箇毡笠子與他戴上便請出前面客席
裡叙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
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管裡得蒙
施管管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
管顧我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
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廝倚勢豪強公然
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我醉打了蔣

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鸞
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仇
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贖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噐皿預
先放在我箱籠內拿我解送孟州府裡強扭做賊打招了
監在牢裡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魯受苦又得當案
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
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六十日限滿脊杖二十轉
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耐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
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
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公人踢下水
裡去赶上這兩箇鳥男女也是一朴刀一箇擗死了都撇

在水裏思量這口鳥氣怎地出爲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
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扒入牆
內去就廚房裡殺了兩箇丫嬛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
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
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走了
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
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擲縛了來那四箇搗身便拜在
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賭錢輸
了去林子裡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
漓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裡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
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不分付時也壞了大

哥性命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正是有眼不識太
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怒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
因有罪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個如何
省的那裏知我心裡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
這四個男女更有四十個也近他不得因此我叫你們等
我自來武松道既然如此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
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囚人將去分那四個搗子拜
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多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個自去
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
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但凡拿
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厮們慢仗三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

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鈎套
索方纔聽得說不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
是賢弟我見一向無信只道在孟州快活了無事不寄書
來不期如此受苦孫二娘道多只聽得叔叔打了剛蔣門神又
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吃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
的客商只說到這里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
客房裡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裡睡了两口
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
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有詩爲証

逃生潛越孟州城 虎穴狼坡暮夜行 珍重佳人識

音語 便開綁縛叙高情

多可刷

却說孟州城裡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
 敢出來衆人叫起裡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
 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
 府裡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檢驗了殺死
 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樣格目回府裡稟覆知
 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
 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裡灶下殺死兩箇丫嬛後門邊遺下
 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
 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
 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搨死夫人一口在外
 搨死玉蘭并妳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

邊○了○
朝○吹○
之○
如○此○
多○
少○
全○
消○
所○

李卓吾批評水滸傳

卷之三十一

地身傳法

子

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着○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
門○點○起○軍○兵○等○官○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
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
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上○屍○首○俱○在○水○中○
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
個○屍○首○都○檢○驗○了○兩○個○是○本○府○公○人○兩○個○自○有○苦○主○各○備○
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裡○閉○
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里○不○
去○搜○尋○眼○見○得○施○管○管○暗○地○使○錢○不○出○城○裏○捉○獲○不○着○知○
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
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盡○影○

圓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
隨文給賞如有人歲匪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
人同罪進行隣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裡
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篋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有
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
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安身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
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却
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曾對你說來只不知你中
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
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個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
了負能來到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

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裡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去那裏安身立命方纔免得這罪犯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吃拿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會去的我寫一封書去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那里去做個頭領誰敢來拿你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湊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

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
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吃人捉
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吃人捉了
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
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
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好
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痴話
這倒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
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
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嗔怪武松道阿嫂但說的便依孫
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里過吃我放翻了把來

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個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
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總絛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
人頂骨數珠一箇沙魚皮鞘子揷着兩把雪花鑲鉄打成
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裡鳴嘯的響叔叔既要逃難只除
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頭上金印又且得這本
度牒做獲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
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
麼張青拍手道二嫂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 顛危好似風波 若要免除災禍

且須做個頭陀

張青道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恐我不

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
中取出包袱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裡外穿了武
松自看道却一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繫了縹把
毡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戒箍兒箍起掛着
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
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
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個行者大哥便
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
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
哥你聽我說不是我耍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裡的酒器
留下在這裡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去路上做盤纏萬無

一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托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裡武松飽吃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個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吃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途諸事不可燥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里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揚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揮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

果然好個行者但見

前面髮掩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皂直裰好似烏雲
遮體雜色絛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箍兒燦爛依稀火
眼金睛身間布衲襖斑斕彷彿銅筋鐵骨戒刀兩口擎
來殺氣橫秋頂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神通廣大遠過
回生起死佛圖澄相貌威嚴好似伏虎降龍盧六祖直
鏡揭帝也歸心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
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
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越着月明一步步上嶺
不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

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着那嶺時果然好座高嶺
但見

高山峻嶺峭壁懸崖石角稜層侵斗柄樹梢彷彿接雲
霄烟嵐堆裡時聞幽鳥閑啼翡翠陰中每聽哀猿孤嘯
弄風山鬼向溪邊侮弄樵夫揮尾野狐立岩下驚張獵
戶好似峨眉山頂過渾如大庾嶺頭行

當下武行者正在嶺上看着月明走過嶺來只聽得前面
林子裡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性這般一條淨蕩蕩
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
林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窓
一箇先生樓着一箇婦人在那窓前看月戲笑武行者見

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
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裡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
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自好到我手裡不會發市且把
這個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揀放鞘內
把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菴前敲門那先生聽
得便把後窓關上武行者拿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
地側首門闢走出一個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
夜三更大驚小怪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恠眼大
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地一聲
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裡那個先生大
叫道誰敢殺了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

口寶劍竟奔武行。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宿兒裡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裡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兩口劍寒光閃閃，戒刀冷氣森森，聞了良久，渾如飛鳳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擊兔。兩個聞了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個裏倒了一個。但見月光影裡紛紛紅雨，憤人腥殺氣叢中一顆人頭從地滾。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畢竟兩個裏廝殺倒了個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卓翁曰：武二郎是箇漢子，勿論其他，即殺人留姓字一。

郎已超。出尋常萬萬矣。